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

應夢

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曰夢
帝與我九齡也帝天也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
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

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

安樂延年與汝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

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

而終

左傳僖公下曰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
夢河神謂已曰界余余賜汝孟諸之麋

又成公上曰鞍之戰晉韓厥夢子輿

厥父

謂已曰避左右

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

中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

郊晉侯有間

間差也

又昭二曰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

介甲也曰

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

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又昭四曰晉荀吳帥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携荀吳

而授之陸渾

宣子韓起文公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也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

於文宮

欲以應夢

又昭二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

童子羸而轉以歌

轉宛轉也

且占諸史墨子曰吾夢如是

簡子

夢適與日蝕會謂咎在已故問之也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

漢書曰孝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進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又曰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
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又曰韋元成為丞相言孝丈太后寢園宜如禮勿復修
奏可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
王亦夢馬上召問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張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
奐印綬登樓而歌占曰必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既
而生子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前郡守邯鄲商為猛所

殺據郡反為韓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樓自燒而死
魏志曰文帝問周宣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曰
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時帝已遣賜甄后璽書文帝復
問周宣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邪曰此陛下
家事而太后不聽故更明耳時治弟植罪逼於太后也
晉書曰明帝時張茂夢得一大象問人曰何祥對曰君
為大郡然而不善或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
當為大郡然象以齒見焚必為人害後為吳國內史沈

充所害

又曰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
征之敦屯於湖陰帝欲察其營壘乃乘駿馬微行至湖
陰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
何以不縛之

又曰簡文見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
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生東方始
明因以名焉簡文後悟為之流涕

後魏書曰高祖遷洛謂任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
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
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
亂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於是求其兆
域遣使弔祭焉

又曰莊帝在藩任城王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
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晝闇俄雲消霧解日
出莊帝復闔闔門入登太極殿呼萬歲三百官咸加朝

服既覺占之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亂京師日君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後如其夢

又曰盧元明為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携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為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發夢之夜

又曰酈範字世則范陽涿人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

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邱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為青州刺史

又曰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着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來謝德聞者異焉

北齊書曰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大中大夫薛淑常夢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出為幽州刺史

又曰蘓穎為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年夢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高崇妻故來辭別穎見崇言之崇數日而卒

梁書曰吉士瞻少時夢得一積鹿皮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後仕進所

莅者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梁後畧曰初賀草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草以情告之答曰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草因頷之遂往荊州

三國典畧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遷長安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炯恐太祖愛其人才恒閉門却掃

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內見闕出此恐不復由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為恍忽十餘日便有命放還遂與王克等並得東歸

又曰陰子春嘗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海神廟當座棟上有一大虵役夫下擒入於海水爾

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壞宅舍既無所託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辨牲醑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州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朐山子春豫知設伏摧破梁武以為南青州刺史

陳書曰武帝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傅史普直省夢人自天而下着朱衣武冠導從數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傳視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

白黃門侍郎孔宗範嘆曰吾事去矣其為子孫憂乎自武帝已後并廢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禎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舉兵將伐宋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意怒甚盛公問占夢曰師過太山不用事太山神怒也公問晏子晏子曰非泰山之神也宋之先湯與伊尹也湯脩以長髯銳上而豐下倨身高聲伊尹黑短蓬頭而髯豐上銳下僂身下聲公曰然

又曰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名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歟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田五丈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占夢者曰此神龜也君乃刳龜以下七十鑽

而無遺策

又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

曲轅道也

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曰

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

將比予於文木耶柎梨橘柚果蓏之屬耶實熟則剝

剝擊

也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泄亦折也

此以其能苦生者也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

呂氏春秋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

其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非吾愛道也恐子之未

可教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御法

尹儒反走北面再拜

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以授秋駕也

賈誼書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使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請以大夫禮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背之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亦言成帝時上甘泉召使作賦子雲為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

少氣病一歲卒

世說曰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大既覺語人云他日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晏駕哀策謚議王所作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停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於此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有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鈎放之

博物志曰靈帝時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
冠絳服感翻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見掩藏吏民
有喙者皆死

虞翻別傳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
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
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皇甫謐高士傳曰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
於陳為老子立祠

三輔決錄曰予以元冬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
夢此黃髮之叟姓為元明字曰子真與寐言言必有中
夢中指言
褒貶之事予授其人子真評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間無
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

襄陽耆舊記曰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
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
容頃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
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寐夢一婦人暖乎若雲煥乎

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魄依草實為莖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為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上因而幸之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列異傳曰吳選曹令史長沙劉卓得病夢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語曰汝着此衫汗即火燒便潔也覺果有衫在

側後汙便火燒之

搜神記曰有周擊

力感切

嘖

音責

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息

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勅有以給與司命案錄籍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惟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覺言之於事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嫗者常往擊嘖家傭賃野合有身月滿當孕便遣出在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問言當名汝兒何嫗曰今在車下夢天告之名為車子擊嘖乃悟自是居日

衰減車子長大富於周家

續搜神記曰承儉者東莞人塋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
夢云沒故民承儉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勅內外裝
束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
凶凶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但霧冥不見人往令既至
收得冢內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逸走棺未壞令即使人
修復之即其夜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志誌之一人
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掬其前兩齒折明府得案此

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皆擒獲

又曰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為尋陽太守有數
大頭龜付厨勅旦且以二頭作臠便著藩汁甕中養之
其暮夢有十丈夫並著烏布袴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
若求哀明日厨子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
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
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

又曰荆山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

說已是會稽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着高燥處則恩及枯骨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省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如所夢即移着岡上酌以酒飯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又曰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侍甚謹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即於夢中下地叩頭良久曰汝縣

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語鬼云張隗不姓徐此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為汝受之遂不復見

異苑曰高平檀茂崇以義熙中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夢見崇手捉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方永遠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驚覺果於屏風門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慟

又曰海陵如臯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熹二十年墜於縣嶽和

蓋從潮漂沈輒汧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

見老姥年可七十許皤頭着鞋

台携切

鬢髮皓白不殊生

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屨悉存護乃齋酒
脯施於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貺感至無已
但我墻屋毀發骸形飄露今以直一千乞為治護也置
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殮移於高阜焉

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名與入山取樵忽夢見一女子
曰吾目中有刺煩為拔之當有厚報此婢乃見朽棺骷

醜草生眼中便為拔草即於某處得一雙金指環

靈魂志曰濡湏口有一大舶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夢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於此於今存在

智瓊傳曰弦超字義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字智瓊早喪父母天帝憐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覺寤欽想顯然來遊乃駕輜輶車從八婢自言我天

帝玉女遂為夫婦贈詩二百餘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
通其旨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一

凶夢

禮記檀弓曰夫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

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左傳成公上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呼曰

殺余孫不義

厲鬼趙氏之先祖也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

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名桑田巫巫言如夢

巫言

鬼怒如公所夢

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

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狗

又成公下曰晉楚將戰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天使射呂錡中項伏莜以一天復命

言一發而中之

又成下曰初聲伯夢涉洹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地至魏郡長樂縣入青水也

或

與已瓊瑰

瓊玉瑰珠也

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

淚下化為珠玉滿懷

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

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於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

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而无傷也言之至

暮而卒

繁多也傳戒數占夢

又襄三曰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弑者

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晉邑也在太原
臯巫名也夢并見之

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
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

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又昭二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成十六年避僑如
之難奔齊庚宗魯

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

穆子
夢也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獾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及反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獻穆子

問其姓

問有子不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

豎宮也傳言

從夢未必吉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振鐸曹始祖也

旦而求之曹无之戒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

說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攻宋宋人伐曹

晉人不救而曹亡

又哀下曰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衛有觀在古昆吾氏

之墟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

瓜綿綿初

也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

赦衛史

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國語曰晉獻公伐虢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目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无走帝命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

募收也天之刑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號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外內無親其誰救之吾不忍俟將其族適于晉六年號乃亡

史記曰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乃令人入海賫捕鉅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為崇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為王

又曰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宮及趙武還故位

漢書曰昌邑王夢見青蠅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察之王終不改

續漢書曰鄭玄夢孔子造曰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

已既悟以識占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又曰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夢人語之曰八么子系十二為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載初艾當伐蜀夢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爻利

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又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耶宣對曰后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蜀志曰魏延字文長義陽人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

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后果誅

又曰關雲長軍圍樊夢豬齧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尋果被害

晉書曰郭瑀燉煌人也苻氏之末畧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預遣使召瑀與同郡索蝦應之穆后信讒欲誅蝦瑀諫不從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

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
泉南山赤崖闕飲氣而卒

又曰惠帝時陸機為長沙王又征河間王顥夜夢黑幕
三重繞車機擘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
以為陸氏之寃

又曰張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稱
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又曰偽趙石虎晝寢永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

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
國其敗乎

又曰溫嶠為驃騎鎮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
下多怪嶠遂燒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萬品其夜夢
人謂嶠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嶠惡之忽中風至
鎮旬日而卒

又曰楊雄為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陷為敦所擒初雄
被執之日其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斤

也車傍於斤吾其戮乎尋為王敦害之

續晉陽秋曰苻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於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兵遂不擒之

前涼錄曰張駿十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

見一元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加問遂經九日而卒

前趙錄曰劉曜末年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履其跡太史令任義曰三者歷運之極東為震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兇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履跡而行慎不出疆兵必大起遠在三年曜為石勒所擒

前燕錄曰慕容雋夜夢石虎齧其臂覺遂痛惡之曰死

胡安敢夢生天子伐掘之數其罪鞭其尸投之障水俄寢疾而死

沈約宋書曰少帝凶暴日甚沈慶之猶盡言諫諍遣慶之從子攸之齋藥賜慶之於時年八十初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語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度無盈餘矣

後魏書曰元熙于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

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告所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又曰崔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恚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人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後而族

三國典畧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
秋冬入學經疏之多發自於鉉嬰疾在體夜夢孔子忿
其廣為疏例繫而捶之既寤之後焚其疏例尋而病愈
齊書曰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
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
又曰武帝時雍州刺史張敬兒未貴夢所居村社樹斂
高數千丈為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俄反伏誅
梁書曰武帝初沈約齊末建議廢齊和帝後夢和帝以

刃斷其舌約大懼召巫言與夢同竟憂卒

唐書曰太宗時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為羊為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嘆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昂畢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又曰韋溫為宣歙觀察使明年瘍生於首謂愛聶張復魯曰予任書郎時夢二黃衣人齋符來追及漉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

矣與公訣矣明日卒

又曰崔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由退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唐新語曰毋湜

俱永切

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湜夢

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不見一人意

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夢

呂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桓譚新論曰博士弟子韓生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晨起廁中祝之三旦人告以為祝詛捕治數日死

元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夢至京師自廟出見車騎

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梁析析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敗矣何待於彊

益都耆舊記曰何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字四十下有八君壽恐不過此後果如直言

管輅別傳曰輅見何尚書何曰頃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何也輅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

蠅集之位峻者危輕豪者亡后遂被誅

搜神記曰吳時嘉興徐伯始病使道士呂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鹽伯始迎之以助石晝卧夢上天北斗門下見外鞍馬三疋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夢覺語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還與家別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畱之曰懼不見家也間一日三人同日死

搜神記曰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

與人於浙江上爭擄捕錢為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
郭凶事既覺便往郭許共圍棋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
不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
大的的也湏臾如廁便倒氣絕謝營理之如所夢

異苑曰苻堅將欲南師也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
若征軍遠行出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
江左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堅不從卒敗
又曰陳郡殷靈均義熙中為桂陽太守夢人縛將去形

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陽郡知冥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
悵永初三年除衡陽郡知冥理難避辭不免尋寢疾而

七

述異記曰陶繼之為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
不為劫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枉殺若
見鬼必自訴理少時陶夢見此妓來云訴天得雪今來
見取遂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萇既殺苻堅與苻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

天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
陰腫痛明日遂死

幽明錄曰魏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
三疋馬在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
見並云防理自多無為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恚
如夢焉

又曰王丞相茂宏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
甚惡之潛為祈禱者備炭作屋得一窖錢料之百萬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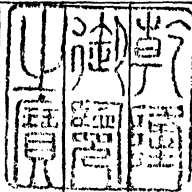
大懼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

又曰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卧流涕覆面嫂怪而問之云適見嘉自說住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齋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集異記曰陽平宋謹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謹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卿當大凶非苴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

又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
齧張張牀上避匝乃墮地後苻堅遣苟萇往破張着綠
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四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百

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二

叙聖

左傳成公上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宋 李昉等 撰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

聖人

應天命不
拘常禮

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亢驕

則憂患
生也

又襄公三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邑將飲酒

御叔
魯御

邑大
夫

曰馬用聖人

武仲多智
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

聖為

又昭公二曰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

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

又曰書曰聖作則

逸書則法也

又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不疑故不卜也

禮記曰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又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

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又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毛詩七月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

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

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道致太平復成王之位

又節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又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又蒙卦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又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觀卦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又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聖人

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尚書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

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

又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又洪範曰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又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又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惟聖人无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

能念於善則為聖人

又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述而曰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又子罕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又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百姓歸之

社里之居也鳴

則教舍行行教舍則惟人能行之也

大戴禮曰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配于天地象于日月

又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書考靈曜曰五百載聖紀符

五百法天地之數也王命長故以為五百載也

符圖書也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抱命乙起河出圖聖受思

鄭玄注曰聖謂堯也天抱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堯受而思之以受歷數也

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又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
餘里得志行乎中國如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黍而生同為一秀比
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
悠遠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
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

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
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
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史記曰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
竅信有諸乎

又曰秦繆公謂內史廖曰吾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患將奈何

又曰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夫聖人鶉居而鶩

若侯切

食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

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

起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

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變應常後而不先

又曰聖人以仁義為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荅曰丘非聖者三王
聖者歟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
者歟荅曰五帝善任仁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荅曰三王善因時者聖則丘不知曰然則孰者為聖孔
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妣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
而有大聖之德尸子曰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圍尺光

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
故曰天地之大府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闇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
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疎而不絕賢則欣之不
肖則矜之

孫卿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管此矣

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韓子曰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此二人者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而進

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皆有聖人一體冉有伯牛閔子

顏淵具體而微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孔叢子曰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通事仁愛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

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
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
捨玦珮婦女捨珠填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
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
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
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故

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

清和靜也
雌柔弱也

又曰聖人之道猶中衢樽耶過者斟酌多少各宜所得
又曰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明而必當天下之高
行也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又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又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干世
主者非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
憔悴堯瘦臞其俱切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憂勞百姓

亦甚矣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焦天下之憂而平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圖曰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

緩謂無為急謂成功

似遲而

速待時也

又曰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矣。

家語曰所謂聖者德合天地德覩者不識其鄰

又曰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所為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乃為之

又曰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九尺踐龜蛇

戴朱鳥左手馮青龍右手馮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
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

草木鹹苦名曰聖

俗曰

一名哲

俗曰

一名先

俗曰

一名

通

俗曰

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令人神智

此人天下神聖也

六韜曰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

治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
衣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揚方五經鈎沈曰聖人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
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
自知而理盡自然者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歟曰
知之若知之則易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
得聞乎曰用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從強其所劣損其
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又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為弊蒙也虐政虐世然

後知聖人之為邪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又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所以書也宰
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
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其少變乎

又曰聖人虎別其文炳也

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

君子豹別其文

蔚也

有蔚文章次虎

辨人理別其文萃也

萃然自彩異於徇貉

又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論衡曰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胃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
無聖人安得知天變動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
暢萬物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傅子曰聖人之通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
天地合而通之

袁淮正書曰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蹇皆能復
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

蔣子萬機論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武之王亦須佐
輔

王份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

親之

姚信士偉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者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圖墓書曰青烏乃默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盛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聞名為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

解而去

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

十七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三

叙賢

周禮地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又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詩黍離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

思之而作是詩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麻麥

子嗟所治箋云子嗟放

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

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而去箋云願去者乘其白駒

來者食我場中之苗繫維之欲留也

書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又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又旅葬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又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論語里仁曰君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齊等

也省察也察
已得無然也

又雍也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筭也貧者人之所憂而
顏志道有所樂故深賢之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又衛靈公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抑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

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
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

又子張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精者為賢治身以練神為寶治國以積賢為道

大戴禮曰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識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聽斷焉勞身者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之有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

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
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
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弟賢
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
從身始人何恃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

宣子荀寅瑤宣子之子智伯也

智果曰不

如霄也

智果荀氏之族也霄宣子庶子也

宣子曰霄也很

很從人也不

對曰

霄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

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

鬢髮也

射御足

力則賢伎藝必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若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

史為輔氏

太史掌氏姓也

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又曰曰季使舍於冀野

曰季胥臣冀野晉地

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相敬如賓

耨耘田也野饋曰饁字音時

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

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對曰臣見其賢不忘敬也公使為下軍大夫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少不足
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
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從隗始况賢
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曾慎無以國驕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馬路出陳蔡大夫謀曰夫人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信如何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不齊事之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

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我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我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我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我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

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

反謂反信

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詘

言人唯辨敏亦宜有折屈時也

由能

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

言人雖務莊亦兼四子當有和同時也

兼四子

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一也

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討之取陳而有之中叔時諫莊王

王從之乃復陳國也

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達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

其訓

又曰所謂賢者德不踰閑

閑行中規繩法

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對曰

丘未之見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論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靈公之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才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子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成而治之國前事則退客賢信

其所以退欲以客賢

於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鱗以道去衛靈公郊舍

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
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
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
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
儀子愈所以不至也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言雖蔬食飲
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
意公儀子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為君操竿

下鈞以傷守節之士也

又曰子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子思曰鞿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葦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美善恐未合君心而徒言不聽也願有報君者唯達賢耳君曰固寡人所願也

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為己心行道以為己任處則

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為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野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苦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

既而相謂曰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事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

上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
敢問歎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
也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駒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未合
而有四海之志賢亦然也

又曰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或求賢
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弗能盡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武賢武之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者數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况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其孤臣敢以為賢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疎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呂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旣氏有旣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妻於有旣氏有旣氏喜使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之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伯里奚之未遇時亡號而虜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

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為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號曰五殺大夫

又曰史台謂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賢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賢者用不肖者廢不亦難乎人主誠用賢則境內賢者出矣天下賢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寸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又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墨行賈之

賈音視也音貴

期以一月

六月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對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

君聽其言

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

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其佐多賢。簡子案兵不動，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賢人隱也。

易叅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傳與賢者。

黃石公三曰：瑤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身當其害。達

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其名不令

陸賈新語曰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秉危屨傾則以聖賢為杖

說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之

又曰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

英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與康叔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
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往見之康叔與伯
禽見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
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
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然實高而仰反以
告商子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
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

梓勃馬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

蔓草零露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中間謂
紹介也

六韜曰文王舉賢若何太公曰案察實選才任能名實
俱得也

物理論曰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賢千里一
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杜氏幽求子曰封千里而以八州之地祿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為六翮託豪傑以為舟

檄

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苟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命世者苟令君乎

桓譚新論曰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論衡曰賢聖之君察知佞臣若視之俎上之脯指掌中之文

風俗通曰聖堅也堅中廉外也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壇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潛夫論曰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異苑曰汝南陳仲弓與諸息姪就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集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

過闕復有聲公問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
問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
忠臣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
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
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
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之曰始妾謂獨有伯玉今衛
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多賢臣則國之福
也

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周裴汝南先賢傳曰黃憲潔淨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
以詭特不抗行以矯俗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
矣

論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
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
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
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候明主以顯其德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鍾子芻蕘論曰賢者一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產乎幽谷下不之進於上則無由而至矣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